

广州跨国精英移民：流动性、日常生活与世界主义的家

刘美新¹, 蔡晓梅^{2,3}, 朱 竑⁴

(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65; 2.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1; 3.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空间与社会行为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31; 4.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6)

摘要：研究以广州为案例地,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法和追踪法, 借助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探究从全球北方流动到全球南方的跨国精英移民世界主义的家营造过程和日常策略。研究发现: ① 世界主义者挑战了家的根植性和稳定性认同, 以异质性作为家的空间选择依据, 在流动中追寻异质空间。② 世界主义者随着流动性的改变超越和协调空间、文化的差异性, 能动地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 包括住房、食物、社交和休闲活动, 呈现混杂性、能动性和流动性的日常实践特征。③ 世界主义者打破了传统以来认为家是一个地方、归属感或者房子的概念, 强调家是身体的概念, 把流动性的经验融入到主体的身体之中, 并延续到对未来的家的追寻。研究补充了“世界主义的家”的实证和理论案例, 并将日常生活嵌入到家的地理学研究中, 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日常生活; 世界主义; 家; 流动性; 跨国移民

DOI: 10.11821/dlyj020210481

1 引言

“家在我身上, 在我心里。因为无论我到海外, 到哪个地方都不会有很强烈的意愿回到哪里。我到哪个地方, 哪里就是家。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 我已经离开法国十几年了, 去世界各地生活, 不会觉得法国就是我的家, 也不会说很想家, 更感觉自己是个世界主义者, 靠近世界文化”(A13)。

在流动性的背景下, 世界主义是一种希望与现实的存在, 正日益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成为现实的存在和一种新的生活范式^[1]。正如Cohen所言, 19世纪的民族主义应该是能有一个可以接纳不同种族群体的空间, 有一个能容纳不同社会身份的领域^[2]。广州作为世界主义的希望之地, 是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移民城市,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移民。据2017年广州边检总站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广州各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涉及世界六大洲不同的地方区域和社会身份。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ism)是指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和践行世界主义行为的一类主体。当前也正有一群类似于A13的跨国移民群体, 他

收稿日期: 2021-06-09; 录用日期: 2023-05-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91、42101232);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2A1515010740); 广东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2022WSYS004)

作者简介: 刘美新(1990-), 女, 广东增城人, 博士, 讲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和酒店管理。
E-mail: 814086037@qq.com

通讯作者: 蔡晓梅(1976-), 女, 湖南隆回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和酒店管理研究。
E-mail: caixm@sclu.edu.cn

2419-2432 页

们能包容差异化的地方,无论身处何处,都以此为家,并在地产生有家的感觉^[3]。研究把类似于A13的这一群体称为世界主义移民,把他们在迁入地所营造的家称为“世界主义的家”。这些独特的群体对家的认同与传统的“根植性的家”的认同相反,传统的观点认为,不管流动性如何拓展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移民依旧会根植于某些地方,比如家^[4]。但在他们看来,家不是传统意义上地方或房子的概念,家不是只有一处或者两处,家也可以是无处不在。这种对家的世界主义认同,促使他们与非世界主义者在迁入地家的营造中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为认识这种差异,需更深入地探究世界主义者家的营造。

从理论上来看,世界主义已成为重新思考跨国移民和跨国流动的重要理论工具。这是由于世界主义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多元性、混杂性和矛盾性,它消解了跨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促使学者重新认识跨国移民的流动实践与流动身份。已有学者尝试援引世界主义的概念研究跨地理和社会边界、跨文化经验给个体所带来的变革意义和影响。另外,更多研究是关注在跨文化背景的实践中,世界主义者形成的影响因素和策略,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如Ruth论证了国际学生在教堂和大学校园两种不同的空间环境中,世界主义观念的形成具有差异,并强调了制度会阻碍学生世界主义观念的形成^[5]。另外,有学者探讨“工人阶级的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的能力是在工作中获得的,需要将感觉、态度和实践集合起来,并结合成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对于世界主义者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6]。社交场合的能力也是世界性形成的关键因素,世界主义者往往具有国际化社交能力,能应对日常交流的障碍和协商与他者的差异^[7]。然而,大多学者关注的是跨国移民在更具文化差异的社会空间中成为世界主义者的影响要素或是策略,对差异性相对较小的家空间的关注却有所忽略。但实际上,家作为“舒适区”,有着最为熟悉的惯习、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而是受主体自身的作用。因此,从学理上有必要探究世界主义移民在家的营造过程中使用何种策略,具有何种特征。研究着重揭示世界主义移民家的营造特征和策略,力图为世界主义者的家的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2 研究综述

2.1 世界主义与移民

在世界主义产生的初期,世界主义主要用来探索世界民主预测和世界公民身份有关的话题。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语境之下,人们认为世界主义更多的是用作激进的话题研究。近些年来,学者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地超越当地和国家的空间范围。世界主义常与全球化、多元文化联系起来,主要关注人口流动、跨国主义和移民有关的问题,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工具。世界主义者的概念内涵、跨国行为和流动经验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世界主义者通常指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或在任何地方都不感到陌生的人^[1]。当有人问世界主义者从哪里来时,他会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会为了服务人类考虑四海为家。世界主义者移民在跨国实践中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世界主义是一种能动性的实践,表现在人们所做和所说的事情上,积极地与“他者”和世界的同一性相联系;第二,世界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强调对差异的包容和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8]。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世界主义者的能动性实践与非世界主义者是不同的。世界主义移民的日常实践具有较强的能动性,非世界主义移民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9]。本研究认为世界主义移民是指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和践行世界主义行为的一类移民主体,表现在自我身份的世界公民认同、行动上的地方能动性实践。

然而,世界主义是一种兼具有灵活性和矛盾性的文化话语。世界主义并非绝对美好的事物,它也备受批判。如作为与西方社会精英相关的概念,它更多地聚焦在西方跨国主义与流动性的迁移话题,并批判它是一个乌托邦的、精英主义的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对此,有学者试图把世界主义研究的主体平民化,用在普通的非西方社会的移民群体,如Lamont等有意地选择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和普通工人阶级,探究他们之间的跨国交往行为^[10]。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发展的前沿思潮,在人们探索和协商中越来越多地被接受。尤其是在当今流动性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像世界主义者游走于世界的移民主体逐渐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已成为流动世界中一种新的生活范式。除了实现世界主义研究的主体平民化,本研究提出要把世界主义研究的空间非西方化,关注到非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现状,同时把研究话题日常化,实现世界主义的去乌托邦式。

2.2 世界主义、日常生活与家

关注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在不同环境中的矛盾分歧、协商和共同生活,已成为世界主义研究中更为温和的一种方式。正如Bayat提出,对于世界主义的研究应该关注日常体验,如人们吃什么、看什么、听什么、买什么和梦想什么^[11]。世界主义的日常化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话题。目前涌现出对世界主义日常化研究的态势,包括不同学者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实践中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in practice)和日常世界主义(everyday Cosmopolitanism)^[12,13]。

日常生活包含吃饭、睡觉、清洁、洗涤、通勤以及游园等具体的内容,它与社会性、时间性联系在一起^[14]。对于跨国移民而言,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空间,还包括在不同空间尺度的转换与实践,即家庭与国家,迁入地的家与迁出地的家,以及在跨国旅行中移动的家。因此,家包含了跨国移民全部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协商,是理解移民,尤其是世界主义者更为温和、完善的场所和方式。然而,过往关于世界主义者与移民的研究,学者往往会选择更具有文化差异的空间,如学校、工作场所等,需要面对和协商强烈的种族和身份差异的社会交往空间。但实际上,在文化差异小的空间,即冲突更为温和及私密性强的家中探究个体打破固定观念和固定惯习的程度,反而更能凸显跨国移民真实的世界主义程度^[15]。因此,家理应成为探究世界主义者在跨国实践和协商中更具有意义的空间。

此外,目前对于移民和家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家”同质化,并主要探究非世界主义者这一类型的跨国移民对移入地是否有家的感觉,或是探究如何通过日常的实践来维系家的感觉。对于世界主义者这一独特的跨国群体而言,家的营造与家的感觉与非世界主义者具有差异性。而纵观世界主义者与家的研究,当前学者主要聚焦在世界主义者在家的营造中不同代际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如Wang探究家庭代际身份的不同与家的营造感觉之间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新生代移民比第一代移民群体更有可能成为世界主义者,且更容易在迁入地产生家的感觉^[16]。目前对世界主义者家的营造研究仍较为缺乏。

为分析世界主义者家的营造,本研究借鉴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家的研究^[17],提出了一个关于世界主义者家的营造分析框架(见图1),以探究世界主义移民多维度家的实践。跨国移民家的营造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分别是空间的、日常的和情感性的。首先,对于跨国移民来说,家的定义有多种地点,包括移民的原籍国和接受国,以及移民曾经居住过的第三国。同时,家是一个包含不同空间尺度的概念,包括国家、地区、城市和社区尺度。因此,空间维度主要表现为对特定国家/地区/城市/社区的居住选择。其

次,日常性是家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日常维度指的是日常生活实践的物质性、行为和表现,包括日常食物、家居装饰和日常休闲。此外,家被视为隐含复杂和丰富的情感,尤其是对移民来说。这三个维度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跨国层面的空间维度会影响家的实践的物质性以及主观情绪。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实践方式以及移民对这些实践的感受也将影响他们与母国的跨国联系,以及他们选择留在或回国的决定。

研究借助“空间-日常-情感”的分析框架,提出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第一,世界主义者是如何认识流动与家的空间关系?第二,世界主义者如何通过最为日常的活动践行家的营造?第三,世界主义者又是如何在迁入地家的营造过程中再认识家的内涵和意义?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由于中国广州地处开放口岸,同时,伴随着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和支持政策,广州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到来工作和生活,被称为“第三世界首都”。据国家和广州相关移民部门的数据和报告显示,广州常住外国人口由1995年的4749人到2017年增长达到51430人,主要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印度和加拿大^[19]。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具有较高的工作职位,移动能力强。研究重点关注来穗的欧美国籍的海外人才,他们能较典型地代表着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迁移的新范式。此外,研究把这些海外人才称为“跨国精英移民”。

研究主要采取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追踪法相结合的方法,调研时间从2017年9月到2019年9月,补充调研时间从2022年2月到2023年2月。访谈主要使用自主招募和他者介绍的方式进行,共访谈了40位欧美国籍的跨国精英移民,访谈围绕日常生活实践与家的疏离、家的定义、家的边界、家的建构展开。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确定所使用的语言,涵盖英语、法语、中文等多种语言。

尽管世界主义者和非世界主义者家的营造都与日常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但这两个群体对家的归属和认同都有不同的态度。Sedley等强调,世界主义者认为人类是为世界所服务的,不管他们身处何地都不会感到陌生,但非世界主义者对家的认同恰恰相反^[3]。此外,相比于非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能动性日常实践行为,能够并且愿意接受变化^[9]。基于此,经过研究初步的分析,在访谈的40位对象当中挑选出了14位较为符合世界主义者的定义标准,编码为A01~A14,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研究针对这14位受访者(见表1)分别进行了1~3次的重点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45~150分钟;对这14位受访者的小区、家庭内部布局和陈设均进行了观察,以及进行了长达一周的食物烹饪和就餐过程的跟踪调查。对其中关键的3名受访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跟踪调查。此外,在文稿退修过程中,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对其中6名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和家的营造状况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补充调研,包括深度访谈、“在家”观察。通过后期处理,转录材料、观察日记达19万多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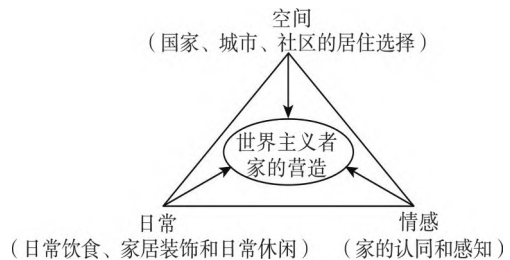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主义者家的营造分析框架

Fig. 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home-making of cosmopolitan

表1 被访者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编码	性别	年龄(岁)	国籍	婚姻状态	对象国籍	职业	来广州年份(年)	访谈次数(次)
A01	女	42	法国	已婚	俄罗斯	教育家	2017	2
A02	女	37	丹麦	已婚	加拿大	媒体人	2017	2
A03	女	35	法国	已婚	中国	企业管理者	2019	2
A04	女	43	法国	已婚	法国	大学教师	2016	3
A05	男	45	美国	已婚	马来西亚	教育机构老板	2014	1
A06	男	36	法国	单身	—	商人	2016	1
A07	男	32	澳大利亚	已婚	澳大利亚	研究员	2018	3
A08	女	27	英国	同居	英国	艺术家	2015	2
A09	男	25	澳大利亚	单身	—	商演模特	2018	2
A10	男	38	法国	同居	意大利	银行管理者	2016	3
A11	女	36	法国	已婚	法国	舞蹈家	2017	3
A12	男	44	美国	离异	日本	IT 管理员	2015	2
A13	男	52	法国	已婚	法国	校长	2018	2
A14	男	33	法国	已婚	法国	考古学家	2017	2

4 世界主义者“流动”与“家”的空间协商

世界主义的形成并不是不断增加的跨国流动或跨文化互动而产生的特定结果^[19]。研究发现,世界主义者的跨国经验不一定多于非世界主义者,而是取决于他们在精神和意识上是否具有开放的态度^[20],是否愿意在流动中主动接受和认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多样性。有些跨国移民,即使具有较少的流动和安家经验,但也具有世界主义“家无处不在”和“日常能动性实践”的特质。如A11在来中国广州之前,只在欧洲两个国家的流动经历,但当她身处广州时也能产生有家感。但不可否认,流动性的经验对于世界主义的形成和强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的受访者大多还是具有相对较为丰富的跨国流动经验,而这些跨国经历往往又是文化差异性较大的国家。流动空间异质性的迁移经历对于他们形成或者强化世界主义的认同具有经验意义。

在家的空间区域选择的问题上,世界主义者并非盲目地游走,而是根据自我的经历和知识体系,选择异质性的空间区域作为安家之地。他们在家的选择问题上,打破了区域的传统划分,并重新划分和组合了空间区域。传统认为,世界由七大洲组成,缺一不可。但在世界主义者看来,世界有可能只有三部分甚至两部分异质性的空间组成。如A14,一个考古的法国移民认为,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在文化和生活联系上与是具有共通性的。因而,在家的区域选择问题上,安家之地有三大不可或缺的异质性区域,即欧洲、南非和中国。选择中国是由于中国是石头考古的重要发源地,其中,广西是他研究石头的考察基地,广州则是研究中心理论基地。非洲是他未来安家的偏好之地,由于他考古的石头大多源于非洲,尤其是南非,读书的时候也曾去过那里一年多。由此可见,世界主义者否认刚性和完结的空间观点,并主张重新认识空间和地方的关系组合^[21]。同样地,A13,一位法国教育家对家的区域选择的认知中指出:“我在世界4个角落(印度、巴基斯坦,南美,美国,非洲)工作过,我觉得这些地方有一个连贯性。作为一个欧洲人,我到北美,印度去工作,这些国家以前被欧洲殖民过,在这里可以轻易找到文化间

共同的联系。但对欧洲人而言,中国文化是一个完全异族的文化,有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能感受不一样”。因此,在多处有过安家经验的他反而选择他认为完全异质的区域安家,即中国。

对于中国城市的空间选择上,世界主义精英移民同样地偏向于用城市空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作为选择的重要标准。如A09表示:“比起上海,我更喜欢广州。因为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都市,就像纽约、伦敦一样,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新奇,但我想要的是新的体验。广州就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城市,更加本地化。如果你想去现代的地方,你去天河,如果你想去老旧的、传统的地方,你可以去北京路”。在A09看来,上海与国际化的都市具有同质性,而广州是异质的地方,成为他选择广州安家工作的主要衡量标准。

在更小尺度的社区选择上,可把世界主义者移民按照有无孩子划分为两种类型:首先,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性移民而言,他们的家往往会选择靠近外国人学校的地方,以方便孩子的就读。对于没有孩子的跨国移民,则偏向于选择靠近工作单位,或者交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但不管是以上哪种类型的跨国移民,他们都没有明确要求小区是否必须有外国人聚居或中国人聚居。然而,基于过往的研究中可知,来华的某些跨国移民往往会倾向于居住在外国人集聚的地方,如广州远景路的韩国人聚居区^[22]和广州小北路的黑人聚居区^[23]。同时,世界主义者也没有特意去选择中国人聚居的社区。研究发现,他们选择的社区更多的是混杂着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社区。对于世界主义者移民而言,他们认为拥有开放的心态和日常的实践去理解广州、融入广州更为重要。在后续的跟踪调研中,我们还发现14名参与者中只有2人因客观原因无法续租或房东提前收回房屋等外部原因而改变了居住社区,但二者都仍选择回混合型社区。

“一开始我对住宿没有期望。生活在国外,我会想要适应海外的文化,比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没有要求和法国人住在一起。我只希望自己能融入当地人,以当地人的方式生活在广州”(A11)。

对于未来的家的空间区域选择,世界主义精英移民会把过去、现在的家联系起来,以异质性为空间选择依据,选择自己所认为“是与之之前流动区域异质性的空间”为新家。大多受访者均表达了不会回到自己的母国或具有相通性的国家,更有可能优先考虑到不同的地方。同时,世界主义者反对稳定,他们表示不希望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流动时间过长也会让异质性空间变成同质性空间。对于世界主义者而言,未来的家也许是未知的,但可确定的是,家的空间选择上是异质性的特质。

5 家的日常营造:物质文化、食物与社交休闲

在流动性的背景下,家作为社会实践最基础的场所,通过日常生活而表达或嵌入在跨地方和跨文化情境中^[24]。反之,伴随着日常生活中细节和内容的改变,家的意义与营造也会随着地方的转移发生改变。本部分将探究作为世界主义的跨国精英移民,他们在广州是如何通过最为日常的实践,包括在家空间的选择和布置,食物的选择、消费和制作,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等来营造跨国的家。

5.1 世界主义者家的物质文化

世界主义者移民在广州的家的物质性营造上,并不追求纯粹欧式或中式的装修和装饰风格。如A03笑言到:“如果我是忘不了法国风的装修的话,那我估计就直接呆在法国好了,就不来中国了”。具体来说,对于房屋包含家具的情况,他们大多会直接使用其大

部分的家具, 而不会大幅度更换已有的家具。如 A04 表示, 因为她清楚知道自己不会永远在这里(广州)住, 临时性的家的属性造就了她并不会特意去更换家里的已有的桌子和其他的家具, 而是直接使用租赁时候就有的家具。除了家的临时居住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更换家具是一个“不环保”的举措。世界主义者移民推崇环保主义, 他们认为作为地球人, 应该具有环保的思维和实践。而对于欠缺或者必须用到的家具, 世界主义者移民会直接到当地采购, 比如比较多的受访者提到在当地的宜家家居采购; 对于房屋不包含家具的情况, 他们也会直接从当地购买。但总体而言, 世界主义者移民家的装饰偏向于一种简单, 但又混杂的风格, 既保留着房子原有的一些物件, 又在这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的思想。

在小物件方面,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他们会从自己的母国带来少部分具有过去记忆或情感意义的装饰用品, 如照片、画、圣诞树等, 将具有重要记忆和联系意义的物件摆设在家里。但更多的是当地的物件。因此, 家的物质营造往往呈现出中西、过去与现在混合性的风格。

对于世界主义者而言, 家的物质性除了混杂母国与中国的特征之外, 他们在广州家的营造还凸显着流动的物质特征。如 A04 的家里到处都是流动的物质载体, 包括一楼的书房摆放着在中国各个城市、世界各个地方旅游的纪念品, 以及在世界各地流动的照片等, 二楼大女儿的房子也摆放着世界各地打球的照片和在不同地方读书的纪念品等等。世界主义者通过“看得见”的物品消费和物体陈设表达“看不见”的生活实践^[25], 以建构迁入地家的混合的和流动的物质文化。

5.2 世界主义者的厨房与食物

烹饪与食物是家在实践中最基本的环节, 是人地关系相联系的日常纽带。对于跨国移民来说, 食物除了能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还具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26], 它能超越地理、阶层、性别和年龄的边界, 弥合生活经验的断裂。Ahmed 指出, 跨国移民不仅会运用故乡熟悉的食物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表达对故乡的怀念^[27], 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28], 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29]。Duruz 则提出异于食物怀旧的观点, 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 现已形成全球味道、全球菜系^[30]等饮食同质化的现象, 跨国移民的饮食行为反映出一种同质性的“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 identity)”^[31]。

然而, 在研究中发现, 世界主义者移民在家的食物的实践中并没有像 Ahmed 所指出的通过追求家乡的怀旧食物以修复家的情感缺失, 也超越了 Duruz 所理解的“由于食物同质化而产生的饮食世界主义认同”。食物的记忆和烹饪实践超越时间和空间, 同时不断演变, 其烹饪实践的地理经验成为移民过程中最复杂, 也最为日常的经验之一。

具体来说, 第一, 世界主义者家的日常饮食采购, 体现了食物就地取材的特征。食物主要源于当地超市或市场, 采购的调味料有部分会与母国类似, 但大多数的食物并没有要求要与母国的食材完全相同。如 A03 所言: “我知道哪些地方可以买到我们国家的食材, 但是我很少会去买, 我们会在中国菜市场买食材”。从观察受访者家里的厨房可以看出, 蔬菜和肉类往往是当地化的食材, 调味料混杂着他们母国的风味和中国风味。但是, 类似奶酪这种对于法国人必备的日常调料, 大多受访者家里的厨房都并没有采购。

“有些人非常的想念奶酪, 但我不是这样的, 当我回到法国的时候, 我很开心能够吃到奶酪, 是的。但是都 OK 的, 我在这里也可以接受没有吃奶酪的生活, 我能接受当地的食物, 是吧……我在附近(社区)的超市买菜, 基本都是看新鲜来选, 而不是因为跟在法国吃的是否相同来选”(A03)。

第二,在食物的烹饪方式和类型上,他们不追求完全的西式化或中式,而是具有混杂性的类型特征。大部分世界主义者移民认为他们在广州的家的菜系主要有两种菜系:母国的和中国的菜系,但有时候又会混杂在一起,融合两国元素,没有很明显的菜系区分。如A02表示:“有时候,我做的既不是中国菜也不是丹麦菜,能有什么食材我就做什么菜。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还尝试做中国的烤鸭,但做出来感觉不太像中国的烤鸭(哈哈),还有点像我们那边做的烤火鸡”。同样地,A05也表示,作为美国与马来西亚混合的国际家庭,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多,经常吃的食物是混杂着中国菜和美国菜的菜系,很难有明确的区分。

然而,食材选择的在地化并不意味着世界主义者要完全抛开母国的食物,相反他们偶尔也会采用不同于母国的食材和具有母国味道的调味料,制作具有母国味道的食物或者消费母国的食物。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消费或制作母国味道的食物,并不是为了修复他们对家的思念或疏离感,而只是喜欢或者习惯那种味道。如A03表示:“我也会用一些中国的食材做出有我们母国味道的食物,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想念那里(法国),是有时候也会想吃到那种味道”。同时,结合通过连续观察受访者一周的食物烹饪可知,世界主义移民的饮食呈现一种混杂性的特征。

另外,大多世界主义者移民认为,过往的流动和饮食经历影响着现在的家的饮食方式,导致他们在广州的家的食物制作和烹饪中会包含多种菜系。如A13之前在墨西哥、印度生活过,现在在广州生活,他在日常中会做母国的法餐、墨西哥菜、印度菜等菜式,也会在尝试做中式菜。对于不同国家的多元化食物,世界主义者移民往往具有较大的能动性去包容和接受,这体现他们对于食物的多元认同,但并非因为食物具有同质化的全球味道。相反,他们认为,不同地方食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食物是具有异质性的。但对于食物的世界认同这并不是意味着完全延续其食物,世界主义者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过往喜欢的菜系,并剔除部分不太喜欢的菜系,以此运用到现在或未来食物的烹饪中。

“现在就到当地的市场那里,超市和市场买点当地的菜,然后吃当地的餐厅,点心,饭菜,什么都吃……在家里有时候做墨西哥菜也很棒,印度菜也做,非洲菜不好吃,我就不做。现在也在学做中国菜,大部分是吃中餐,因为我会自己做,可能做中国菜可能会学的比讲中文快”(A01)。

因此,对于世界主义者而言,家的食物消费与烹饪体现了一种具有能动性的世界主义认同。这种世界主义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异质食物当时性的接受,对于母国味道和过往偏好的食物历时性的延续,是一种混杂性的食物表征和认同。

5.3 世界主义者的社交与休闲

对于世界主义移民来说,家不仅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空间,还包括城市空间中更大范围的实践。他们在中国广州与他者、地方和母国发生的社会互动,也成为在广州的家的建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在与他人的社交互动方面。在日常的公共场所中,新移民大多数由于陌生感会故意自我隔离、制度性隔离或者抵制主动与本地居民融合的情况^[32]。然而,尽管世界主义者移民在初来的时候,也会有陌生感和隔离感,但他们往往能通过日常的社会交往活动来尽快地熟悉和融入迁入地,尤其是通过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朋友,进行社会交往,使其社交圈子扩大,有些甚至交往的基本都是中国朋友。如A06:“我在广州的朋友都是中国人,除了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普通话,还有一点英语。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英语,还有一点普通话。我们可以互相理解。在一起,我们聊天。有时我们通宵聊天。我喜欢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和购物”。但一般来说,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

交友的类型是中外朋友兼有。通过主动地与不同的朋友建立社交关系,能消除他对新的地方的孤独感。然而,也有部分受访者承认,由于文化差异,跟母国或外籍的朋友社交会更容易。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只发展外国人的圈子,也尝试并成功地建立了自己在当地的交友圈,将当地人发展为自己的朋友。世界主义者往往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尊重多样性的态度,能够在日常的社会情境中协调差异化的文化和身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通过通信技术的使用,能促进移民人际关系网络的维系与扩充,协调他们在生活中与当地和母国的联系,以获得家的感觉^[33]。世界主义的精英移民能主动地接受当地的网络社交方式,如会主动地下载微信,并运用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正如A01表示:“在广州,你可以发现,大家都在用微信聊天和交往,然后我不希望别人就为了将就我一个人,所以我也用微信,我觉得我应该适应大家,而不是让大家来将就我”。另外,A04表示,通过与邻居交换联系方式,建立了微信群,邻居有时候会通过微信群提供一些生活的提示,让她在广州觉得自己是这个小区的重要一员,产生有家的感觉。他们甚至还把微信的网络社交方式延伸到母国的家庭联系中,主要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以维系和联络母国的家。但跟母国的直接联系则相对较少,大多世界主义者表示一年及以上回一次母国的家,像受访者7甚至表示五年才回去一次,除了微信的现实上的联系,他主要通过把照片贴在冰箱、墙上等方式缩短与母国家人的距离,实现心理上的联系。

其次,在日常的休闲方面,世界主义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践身心的放松和体验:一是固定的日常健身活动。大多数的跨国移民比较重视并进行健身活动,包括健身房的运动和室外的橄榄球、足球运动。通过日常休闲运动的实践能模糊边界和弱化差异,并结识新的朋友,扩展在当地的社交网络。正如国外学者Mayblin等提出由于足球运动是一种全球性运动,各国足球规则类同,可以通过建立足球联盟将本国居民和移民聚集一起,弥补分裂的边界和差异化文化带来的社交隔离^[34]。足球运动等健身运动成为移民建立新的社交关系的桥梁。二是在城市中进行休闲活动、以及短途或长途的旅行活动。如A08在日常的休闲时间会主动去感受广州这个城市,会经常去珠江、广州塔及沿岸跑步、广州图书馆看书、广州大剧院看演出、白云山做运动等。Molz的研究指出,长期进行旅行活动的流动个体能够更为自主地把自己调适到一个“全球适应”的状态,也往往能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35]。世界主义者把旅行作为日常休闲的重要方式,国内游和亚洲周边国家游成为他们比较追崇的度假游。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在中国应该尽可能多的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地理位置上靠近亚洲的国家成为他们主要游玩的目的地。大多的世界主义者家庭移民表示,通过家庭旅游能增加对不同地方的体验,以及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

“譬如周末或长假期有时间就会去周边的国家和中国其他的城市,因为目前我在广州工作,喜欢感受中国周边地方和国家不一样的文化,会去广西阳朔、云南、泰国、印度等地方去看看,一年应该会出去3~4次,每次是3~6天左右”(A07)。

世界主义的社会网络关系通常是强地方(当地与周边城市、周边国家)关系而弱母国关系,强他者互动而弱母国亲密(父母与兄弟姐妹)关系。然而,母国家的亲密关系的疏离,及弱关系联系并没有因此弱化世界主义者在广州家的情感建构。他们通过系列具有日常社交及休闲活动的实践来建构城市中家的意义。

6 家的感知:身体主义世界观

在流动性的背景下,家不再是固定和不变的空间位置,不再是简单和重复的日常实

践。世界主义者不断游走的经历首先打破了 Malkki 所称的定居主义 (sedentarist) 的世界观^[36], 并创造出一种“身体主义”的世界观。正如 Berger 指出“家与人同行”的观点, 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反而决定了家的空间属性^[37]。世界主义的精英移民表达了一种无根的感觉, 他们觉得自己不会或没有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的想法。家不是一个地方, 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依恋地居住在一个地方”, 反而强调家是一种主体性精神, 是一种与身体联系的感觉。世界主义移民通过在迁入地的能动性日常实践来适应迁入地的自然和文化环境, 实现了跨国的家的营造。在这实践的过程中, 包括过往和现在的流动经验, 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家的意义。

6.1 空间位置上家的无根性

对于世界主义移民, 家在空间位置上是无根的。这意味着, 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或空间。在空间属性上, 也许有过很多的家, 而这些家产生的是临时的家的意义。世界主义者承认通过他们能动性的日常实践, 主动适应这里, 在广州所营造的家也是他们的家。如 A04 认为: “这里 (广州) 是我的家, 但不会是我永远的家”。但是, 更多强调的是能提供居所和实践日常基本活动的物理空间。他们认为, 在这个空间中, 所实践的日常生活, 发生的跨国经历以及他们在这过程中经过调试达到适应的经历更能成为家的意义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在空间意义上家是无根的, 家往往有多处, 而不是只有一处, 家不是根植性的地方。而这种“无根性的家”的想法往往是本身固有的开放性态度取向中就已经形成的, 或在过往的跨国流动经验中形成并深化。也正如受访者所表达的, 作为世界主义者的他们, 认为自己无所不在, 重要的不是他在哪里, 而是在这里他做了些什么。家的意义不在于地方, 而在于在营造家的过程中所呈现、所经历的各种日常经验。而母国的家的意义则在于人, 而不在于地。正如 A12 表达: “我没有想念那个地方 (美国的家), 我想念的只是那里的家人”。所以, 对于世界主义移民而言, 家的根不在这里或者那里, 而在于心里。

“据我所知, 很多家庭也并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的, 他们卖掉自己的房子, 自己给孩子上课, 到世界各地去生活, 或者生活在一条船上到处去, 这些经历对孩子来说反而更加深刻。所以对我来说, 即使拥有一个家庭, 安顿下来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一直生活。安顿更多是意味着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感到满意” (A01)。

6.2 主体意义上家的有根性

对于世界主义者移民而言, 家在精神属性上却是有根的, 并与身体联系起来。这与上文所阐释的空间上多个家有所不同, 精神上的家只有一个。世界主义者强调身体与家的统一体, “身体在哪, 家就在哪”, 即家的“身体主义”世界观。此外, 这种家的身体观也包含自我主体与混合主体的身体观, 自我主体往往是单身移民的状态, 而混合主体更多指伴侣或家庭性移民。如 A08 通过画图说明, 当她单身的时候, 家是她自己的身体, 现在跟她先生结婚了, 家是两人共同的身体组成。对于移民家庭来说, 家是多主体的身体观, “家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他们可能不知道未来可能居住的地方具体是哪里, 但是家就在身体上。也正由于身体与他们的家同在, 这种家的身体观恰好能缓解或并没有给他们在离家过程中所带来思家的情感。正如 Ahmed 指出在迁移的经验中, 在家就是在世界中, 而世界没有任何固定的概念或起源, 它涉及到一种深刻的身体感官体验, 并避免移民产生无家的感觉^[38]。此外, 家的身体主义世界观也促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主动参与到当地的实践, 而非试图寻找熟悉的家, 熟悉的食物或物品。

“对我来说, 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家。我的书本、我的照片都在我身上, 所有的东西都

在这里了, 如果我丢了身体, 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父母、丈夫都已经在我的身体里, 在我的DNA里面。在我的血液里、身体里都流淌着他们”(A08)。

世界主义的精英移民反对“家是根深蒂固的地方”的观点。那么, 既然家是无根的, 哪里可以是家, 那为何世界主义者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便想要离开中国广州? 研究发现, 一方面跟世界主义的精英移民本身对新奇事物的好奇, 对异质性空间探索的欲望有关, 他们更喜欢移动带来的未知感觉, 停留反而容易导致人生价值的无法实现。因此, 世界主义的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临时性特征。另外一方面, 世界主义者表示, 在中国广州无法长期逗留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里是一个“舒适区”, 无论是从经济收入获得的容易程度, 还是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若长期处在舒适区中容易让人产生惰性和焦躁不安, 并失去了流动性带来的挑战意义。

7 结论与讨论

家是自我的隐喻, 真正的家是自我, 是每时每刻存在于自我中的能力; 真正的家就在此时此地, 它不受时间、空间、国籍或种族的限制; 真正的家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是一种可以随时触摸和存在的东西^[39]。世界主义移民的家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家是自我”的观点。本文通过世界主义移民的家阐释了更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这一类型移民如何通过空间策略、日常策略和情感策略实现跨国的家的营造。正如Collins指出的, 有些移民能够意识到, 移民本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联系, 是充满希望的, 流动能改变他们熟悉的生活状态和重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40]。世界主义者正是属于这样类型的移民, 对流动充满着激情, 对世界充满希望, 对未来的未知充满希望。研究从空间、日常和情感的维度, 探究世界主义者在广州家的营造过程, 主要得出以下的结论:

从空间流动策略来看, 世界主义者在家空间领域的选择问题上, 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平等性的平面, 认为家只有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区分, 而没有尺度大小的区分。世界主义移民之所以选择在广州安家,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或者广州是一个具有异质于欧洲、非洲等其他国家的地区。同样地, 在过去或未来选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衡量的因素更多地也在于他们对于空间异质性与同质性的理解。在更小尺度的社区选择上, 世界主义者偏向于选择中国人或中国人和外国人混住的社区。因此, 空间的异质性是他们流动性中安家选址的重要原因。

从日常策略来看, 世界主义者在家营建往往具有更包容的态度, 能够接受本地事物, 他们试图按照本地的生活方式去适应和融入在广州的家, 包括家里的物质陈设、食物的烹饪和消费以及日常的社交和休闲活动等。然而, 由于跨国移民本身就具有异质于当地的身份和习惯, 在家的营造过程中, 世界主义的日常生活并非就意味着与当地完全一致。相反, 只是说明他们在主观上更希望, 也更愿意能接受并体验当地的食物和习惯, 在实践上尝试当地化。日常的家的实践具有混杂性的特征, 这种混杂性包括家空间中物质陈设混杂着当地与过去的物件, 呈现简化的中西混杂修饰风格、食物采购和烹饪混杂着过去和现在, 母国与他国的风味、以及混杂过去与现在、外国与本国的社会关系网络。

再者, 从主体的情感策略来看, 世界主义者践行一种“家的身体主义观”, 而非传统的家是一个地方、房子或者归属感等的概念。他们认为, 身体即家, 把家的跨国、跨边界的尺度打破, 并缩小至微观的身体上。这种家与身体结合的观点, 促使他们在流动中

能接受地方的差异,能动地实践地方的生活,并减少跨国带来的疏离感和思乡情感。

有学者认为世界主义跨国移民包含了开放性和所有美好的品质^[41]。然而,本文所阐述的世界主义者的家并非有意要表达“世界主义者才是浪漫的跨国移民类型,世界主义移民的家才是浪漫化的家”,而只是为了阐释在流动性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渴望流动、能动地实践,并有多个家的现实状况。流动性带来了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跨国移民。开放和包容地接受不同类型的跨国移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状态。本文为给有世界主义倾向和情怀的跨国移民提供一种思考和借鉴的实践意义,也为中国相关移民管理部门为理解不同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的需求提供政策上的参考意义。同时,在理论上,为移民与家的研究补充了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论视角,补充了“世界主义的家”的类型研究。

致谢: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理论框架构建、结论提升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Beck U, Sznaider N. Unpacking cosmopolitan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research agend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57(1): 1-23. DOI: 10.1111/j.1468-4446.2006.00091.x.
- [2] Cohen R.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 [3] Sedley D N, Long A. *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with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51-115.
- [4] Easthope H. A place called home.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04, 21(3): 128-138. DOI: 10.1080/14036090410021360.
- [5] Ruth F. Cosmopolitan or ethnically identified selves? Institu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negotiated identit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1, 12(8): 905-927. DOI: 10.1080/14649365.2011.624193.
- [6] Wise A. Becoming cosmopolitan: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in a city of mobile labour.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6, 42(14): 2289-2308. DOI: 10.1080/1369183X.2016.1205807.
- [7] Schiller N G, Darieva T, Gruner D S. Defining cosmopolitan sociability in a transnational ag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1, 34(3): 399-418. DOI: 10.1080/01419870.2011.533781.
- [8] Nowicka M, Rovisco M. *Cosmopolitanism in Practice*. London: Ashgate, 2012: 12-30.
- [9] Learmount S.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Theory, Context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3.
- [10] Lamont M, Aksartova S. Ordinary cosmopolitanisms: Strategies for bridging racial boundaries among working-class me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2, 19(4): 1-25. DOI: 10.1177/0263276402019004001.
- [11] Bayat A. *Everyday Cosmopolitanism*.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2-225.
- [12] Werbner P. *Anthropology and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London: Routledge, 2008: 1-31.
- [13] Nowica M, Rovisco M. *Cosmopolitanism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1-16.
- [14] Bhatti M, Church A, Claremont A, et al. 'I love being in the garden': Enchanting encounters in everyday life.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2009, 10(1): 61-76. DOI: 10.1080/14649360802553202.
- [15] Amin A. Ethnicity and the multicultural city: Living with divers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6): 959-980. DOI: 10.1068/a3537.
- [16] Wang B. Emotions and home-making: Performing cosmopolitan sociability among first generation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6, 25(2): 130-147. DOI: 10.1177/0117196816639058.
- [17] 刘美新,蔡晓梅,范雅迪.跨国精英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根植性家的营造. *人文地理*, 2021, 36(6): 60-66. [Liu Meixin, Cai Xiaomei, Fan Yadi.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home-making of transnational elite migrant.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60-66.].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6.007.
- [18] 蔡晓梅,刘美新,温雨欣.外籍移民在广州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 121-131. [Cai Xiaomei, Liu Meixin, Wen Yuxi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Guangzhou.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3): 121-131.]
- [19] Wang B, Collins F L. Becoming cosmopolitan? Hybridity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amongst 1.5 generation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6, 39(15): 2777-2795. DOI: 10.1080/01419870.2016.1171372.

- [20] Hannerz U. 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0, 7(2-3): 237-251. DOI: 10.1177/026327690007002014.
- [21] 蔡晓梅, 刘美新. 后结构主义背景下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地理学报*, 2019, 74(8): 1680-1694. [Cai Xiaomei, Liu Meixin. Research progress of relational geo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t-structuralis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680-1694.]. DOI: 10.11821/dlxb201908014.
- [22] 刘云刚, 周雯婷, 黄徐璐, 等.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 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地理科学*, 2017, 37(7): 976-986. [Liu Yungang, ZhouWenting, Huang Xulu, et al. Production of space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Yuanjing road,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976-986.]. DOI: CNKI:SUN:DLKX.0.2017-07-002.
- [23] 李志刚, 薛德升, Michael Lyons, 等.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地理学报*, 2008, 63(2): 207-218. [Li Zhigang, Xue Desheng, Michael Lyons, et al. The African enclave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Xiaobeil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2): 207-218.]. DOI: 10.3321/j.issn:0375-5444.2008.02.010.
- [24] Eyles J. *The 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Palgrave, 1989: 102-117.
- [25] Gregson N. *Living with Things: Ridding, Accommodation, Dwelling, Wantage*: Sean Kingston Publishing, 2007: 102-131.
- [26] 林俊帆, 林耿. 意义、权力与再物质化: 食物消费地理新进展. *人文地理*, 2014, 29(6): 40-46. [Lin Junfan, Lin Geng. Meaning, power and rematerializ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of food consumption. *Human Geography*, 2014, 29(6): 40-46.]. DOI: CNKI:SUN:RWDL.0.2014-06-007.
- [27] Ahmed S. *Uprootings/Regroundings: Questions of Home and Migration*.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3: 55-89.
- [28] Redclift M. *Chewing Gum: The Fortunes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2004: 10-35.
- [29] Collins F L. Of kimchi and coffee: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familiarity in culinary consumption.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2): 151-169. DOI: 10.1080/14649360701856094.
- [30] Tomlinson J.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3-117.
- [31] Duruz J. Eating at the borders: Culinary journey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5, 23(1): 51-69. DOI: 10.1068/d521.
- [32] Andersson J, Sadgrove J, Valentine G. Consuming campus: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at a British University.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2, 13(5): 501-515. DOI: 10.1080/14649365.2012.700725.
- [33] Collins F L. Connecting 'home' With 'here': Personal homepages in everyday transnational liv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9, 35(6): 839-859.
- [34] Mayblin L, Valentine G, Winiarska A. Migration and diversity in a post-socialist context: Creating integrative encounters in Po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5): 960-978. DOI: 10.1177/0308518X15623534.
- [35] Molz J G. Cosmopolitan bodies: Fit to travel and travelling to fit. *Body & Society*, 2006, 12(3): 1-21. DOI: 10.1177/1357034X06067153.
- [36] Malkki L.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2, 7(1): 24-44. DOI: 10.1525/can.1992.7.1.02a00030.
- [37] Berger J. *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Society, 1984: 114-130.
- [38] Ahmed S. Home and away: Narratives of migration and estran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99, 2(3): 329-347. DOI: 10.1177/136787799900200303.
- [39] Hanh N. *Your True Home: The Everyday Wisdom of Thich Naht Hanh*. Boston: Shambhala, 2011: 40-101.
- [40] Collins F L, Sidhu R, Lewis N, et al. Mobility and desi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Asian regionalism in aspirational Singapore.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4, 35(5): 661-676. DOI: 10.1080/01596306.2014.921996.
- [41] Noble G. *Everyda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Labour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46-65.

Transnational elite immigrants in Guangzhou: Mobility, daily life and cosmopolitan home

LIU Meixin¹, CAI Xiaomei^{2,3}, ZHU Hong⁴

(1.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4.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daily negotiation strategies of cosmopolitan home-making among transnational elite migrants from the global north to the global south in Guangzhou, China. It mainly focuses on cosmopolitan individuals in Guangzhou as they navigate shifts in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aspects of home-making and daily negotiation strategies resulting from their mobility experience. The study was informed by 36 months of tracking and a series of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conducted with 40 elite immigrants between 2017 and 2023. Using the home-embodied daily micro-perspectives, it suggeste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s, daily life and emotion, which are influenc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home-mak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cosmopolitans' homes were challenging the rootedness and stability of the home identity. This showed how cosmopolitans were heterogeneity as the basis for home space selection, and pursued heterogeneous spaces in their mobility. The elite immigrants were drawn to the local hyper-diversity community due to its distinctiveness compared to their place of origin. Secondly, cosmopolitans were actively changing their daily practices with increased mobility, transcend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pace and culture. They presented mixed, active, and fluid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daily life practices, including housing, eating, socializing, and leisure activities, even though their daily life practice may not completely align with the local region. Thirdly, the conventional notion of home as the cosmopolitan experience challenged a place, a sense of belonging, or a dwelling. Thus, a sense of belonging, or a dwelling was challenged by the cosmopolitan experience. This paper explored how cosmopolitans emphasized the concept of home as a physical embodiment, miniaturized home into bodily space, and integrated the experience of fluidity into the subject's being, and extended it toward the pursuit of a future home. It suggested that analyzing cosmopolitans' homes from a micro-perspective can reveal various types and variations of homes. The contexts of mobility that cosmopolitans experience can influence both thei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multiple homes. Attention to daily life thus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volved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e home. In turn, it also can provide valuable policy insights for transnational elite migration.

Keywords: daily life; cosmopolitanism; home; mobility; transnational migration